

蓝眼国

В СТРАНЕ
СИНЕГО ОКА

〔苏〕尼古拉·顺季克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蓝 眼 国

(苏)尼古拉·顺季克 著

汤民仁译 季江校

新 华 出 版 社

蓝 眼 国

〔苏〕尼古拉·顺季克 著

汤民仁 译 季 江 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机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25印张 330,000字

1980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03·026 定价 1.20元

译者的话

尼古拉·顺季克的新著“蓝眼国”，是一部以苏联农业问题为中心的长篇小说。作品着重批判赫鲁晓夫那种专横跋扈、主观武断、好大喜功、崇尚浮夸以及两面派的作风，抨击了某些人对赫鲁晓夫的盲目追随、唯命是从乃至誓死效忠的态度。作者把苏联在农业方面的失败统统归咎于赫鲁晓夫，这显然是为了掩盖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农业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根本性问题。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了苏联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如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企业之间以邻为壑，勾心斗角，设计和生产严重脱节等等，以及苏联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和斗争。

这部小说发表于一九七四年，是该年度轰动苏联文坛的两大“奇著”之一。它之所以轰动一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招致了农业上的失败，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以后，人们曾经拭目以待，看他上台以后苏联农业状况能否有所改观。但是，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宁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蓝眼国”这部“奇著”

应运而出，它迎合了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政治需要。它把十年前早已下台的赫鲁晓夫这具政治僵尸重新拉出来鞭笞一番，把苏共领导集团在农业上的失败统统归咎于赫鲁晓夫，以转移人民视线。

这部小说不是采用平铺直叙、而是采用回忆穿插的手法，把主要人物和典型事件巧妙的串连起来，颇具特色。初看起来，有的章节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很密切，但是，读完全书，一个完在的故事轮廓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不少同志的热情帮助，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一九八〇年

主要人物表

伊拉里昂·斯捷潘诺维奇·布扬诺夫，安赞州
党委前任第一书记；

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索科洛夫，安赞州党
委后任第一书记；

娜杰日达·伊波里托夫娜·索科洛娃(娜嘉)，
索科洛夫之妻；

阿发纳西·瓦西里也维奇·舒金，安赞州党委
第二书记；

阿列克谢·杰尼索维奇·加宁，安赞州党委前
任第三书记；

斯薇特兰娜·尼古拉也夫娜·克拉夫佐娃(斯
薇塔，斯薇特兰卡)，安赞州共青团团委书记，加
宁之妻；

叶甫根尼·尼古拉也维奇·布拉塔什，作家；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齐明，安赞州执委会主
席；

杰尼斯·杰尼索维奇·加宁(杰尼西奇)， “公

社社員”农庄主席，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加宁之父；

娜杰日达·伊凡诺夫娜·卡林金娜（娜嘉，娜久哈），“俄罗斯”农庄主席；

达里雅·尼古拉也夫娜·科玛尔科娃（达莎），挤奶女工，劳动模范；

阿加丰·季莫菲也维奇，科玛尔科娃之丈夫；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康特拉绍夫，谢尔皮里诺区党委第一书记；

维克多·马特维也维奇·雷扎科夫，谢尔皮里诺区党委第二书记；

阿历克谢·季莫菲也维奇·洛塞夫，谢尔皮里诺区执委会主席；

瓦吉姆·列奥波列特维奇·库尔诺索夫，“黎明”农庄主席；

谢苗·季特奇·阿夫多宁（谢姆卡，谢玛），“俄罗斯”农庄机械打谷场场长；

玛丽亚·彼得洛夫娜·阿夫多宁娜，谢苗·季特奇之妻；

瓦连拉·科帕洛夫，“俄罗斯”农庄畜牧工作者；

丽莎·科帕洛娃，瓦连拉之妻；

基里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波丘什金，侍候士。

第 一 章

索科洛夫知道，小树林快到尽头了。可是，他多么想在这座葳蕤生光、景色迷人的桦树林里再呆一会啊！司机不时地在大路的急转弯处轻轻踩动闸门。突然，他来了一个急刹车。原来，在拐弯的地方、路当中站着一个人。

那个迎面而站的人冲司机扬扬手喊道：“朋友，停车！”

“这是加宁。”布拉塔什说。他同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索科洛夫一起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

那个人走近汽车，朝车里望了一眼。这时，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情显然很愉快。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索科洛夫同志，欢迎你！也欢迎您……瞧，我都忘了您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惊人的戏剧家的尊姓大名了。”

布拉塔什友好地以玩笑话抵挡说：“您这番恭维话简直象把刀子，把我捅上西天了。”

布拉塔什非常熟悉这个突如其来地碰上的人。八年前，作家叶甫根尼·布拉塔什就认识他了。那时候，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加宁是州委第三书记，索科洛夫是州委第四书

记。几年过去，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俩的命运：索科洛夫当了州委第一书记，而加宁被开除出党。

现在，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住在姆沙雷村他父亲的家里。他父亲是一个全州闻名的农庄主席。

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原来曾吩咐司机别在姆沙雷村停留。根据这一点判断，索科洛夫看来想尽快绕过这一家。他有一番苦衷啊！

加宁问索科洛夫：“我搭一段路，怎么样？我的两脚很干净，不会弄脏你的小汽车……”

阿纳托里与其说是感到烦恼，还不如说是有点忿怒。他说：“别来这一套！”然后，他打开车门说：“请吧，快一点，我们还要赶好多路呢。”

加宁似乎有点慌乱，说：“不，不，我最好还是坐在司机旁边。”他凝神站立几秒钟以后，以一种故意做作的彬彬有礼的姿态坐到汽车里去。

在驶向姆沙雷村的途中，大家一路沉默。现在，不管索科洛夫愿意不愿意，汽车必须在加宁家停留了。瞧，那栋房子看得见了，石砌的墙，绿色的铁皮屋顶，窗户都向外开着。在其中的一个窗口，也许正有一个妇女在眺望，而索科洛夫现在觉得最好永远不要再见到她。一切都已结束，痛定之后，都一去不复返了。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痛苦地眯起眼睛，扫视着每个窗口。突然，他看见她就站在台阶上。

“唉，斯薇塔啊，斯薇塔，她变化多大呀！……不，不对，她跟原来一样……唉，要是不在这里停留多好。”

几年以前，斯薇特兰娜·克拉夫佐娃是共青团州委书记。生活让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她曾经爱上了索科洛夫，结果却嫁给了加宁。过去，要是没有那热热闹闹的共青团，她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她却在当地的一个学校里教俄语和文学，静悄悄地打发着自己的日子。

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下车以后，打开后面的车门说：“请。”

索科洛夫本想命令司机立即开车，但是，他没有力量那么做。怎么能不向她问个好，说声再见，说走就走呢？而斯薇特兰娜似乎在台阶上呆住了，站着一步也动弹不得，只有她那按在嘴上的手指在微微地抽动。她还是那么苗条婀娜，显出一付叫人动心的不知所措的样子。看来，这邂逅相遇弄得她手足无措了。不，应该赶快驱车离开这个地方。

加宁变得越来越活跃了，不断地开着玩笑。他又喊了一声：“请！”

这惹得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很生气。他心里说：“好吧，下车就下车，我倒要看看，这出戏怎么结束。”在某种程度上，他心底里甚至还很感激加宁请他下车。

在台阶前，索科洛夫并没有说一声“你好！”他只是向她微微鞠了一躬。他心中仍然很爱这个女人。是的，他是在这一瞬间意识到这一点的。他的理智一直在提醒他：过去，他的内心为此受过痛苦的煎熬。而这一瞬间，抹去了这一切理智的提示，使他现在又重新获得了他所希望的平静和自制能力。对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的无声问候，斯薇特兰娜只

是慌忙地点了一下头，好象有什么东西妨碍着她回答他的致意似的。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尴尬地等待着，看他们俩谁先开口说话。在他那深黑色的眼睛里，恼怒和痛苦的神色盖过了残余的一点挑战的神情，使它们显得比较理智一点了，并且明显地泄露了他的郁郁不欢的心情，使人一眼就觉察得出这个人内心那种毫不做假的痛苦。

斯薇特兰娜不再那么拘束了。她仔细端详着索科洛夫，竭力想认出他外貌上的变化：他还没有发胖，仍然是那么结实，肩膀很宽，头发似乎已经开始脱落了。真的，他的额头因此显得更高了，而这个额头的造型很美。忽然，她觉得自己穿的家常便服太短了，要是能马上换一下多好。丈夫的眼光一刻不离地盯着她，使她感到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举止哪怕稍微自然一点呢？

斯薇特兰娜终于问道：“干吗我们都站着呢？”她觉得自己的嗓音暴露了她内心的激动，于是，她用一种豁出去的决心说：“或许，您进屋去，同我们一块吃晚饭好吗？”

天哪，她说了些什么呀？！对她的这种张惶失措的盛情邀请，索科洛夫当然不会那么轻易就接受的。看来，她也猜到索科洛夫的心思了，因为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先是沉默不语，好象在等待一阵痛苦过去似的，然后，仿佛决心切断一切退路一样，故意用干巴巴的语调说：“谢谢，我急着要赶路呢。再见。”

直到此时斯薇特兰娜才明白，这极度紧张的几分钟，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仿佛又经历了一次大难似的。是

的，现在只有一点是彻底清楚了，那就是：在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遗恨终身的事情。唯一的办法大概只能是恨这个人，虽然对他的爱恋曾经那么强烈地折磨过她。对丈夫，她早就恨透了。应该离开这儿，不管上哪儿，赶快离开。

“索科洛夫，我恨您！”斯薇特兰娜说。说出这样难以置信的话，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好象这些话不是出自她的口、而是别人说出来的。她转过身去对丈夫说：“我也恨你！”

斯薇特兰娜低头望着自己的脚，慢慢地走下台阶，打开了篱笆小门。就象在梦里一样，她看见一辆“嘎斯”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面前。车里坐着她的公公。她对老头子产生了一种钻心的怜悯的感情：“又要叫他难过一阵子了。”

杰尼斯·杰尼索维奇对儿媳的这一奇特行动感到十分诧异，以至忘了马上跟客人打招呼。

他不安地问：“你怎么啦？”

斯薇特兰娜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径自走了。

“你上哪儿去？干吗象一阵风似的？”

当斯薇特兰娜在一家乡村小铺的拐角处消失以后，老头子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膀，转身招呼客人，毫不掩饰他关切不安的神情。他默默地握了握索科洛夫和布拉塔什的手以后，问儿子道：“她怎么啦？”

加宁回答说：“又是歇斯底里发作了呗。”然后，他用

意不善地盯了一眼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

索科洛夫象是挨了一记耳光，神经质地抬起头。他想：“他怎么敢这么说她！”因为有老头子在场，他不好狠狠地回敬一下加宁，于是用一种受了侮辱似的眼光向站在一旁的司机望了一眼，低声命令道：“开车。”

他避开老头子的眼睛，望着他的斑斑白发说：“杰尼斯·杰尼索维奇，请原谅。明天我们在谢尔皮里诺开会时再谈谈。”

老头子加宁带着歉意说：“好的，我明白。我已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现在，让我坐‘嘎斯’送送您，哪怕一段路也好。”

……村子后头，在湖畔的一个大草棚旁边，老头子加宁给了个信号，请索科洛夫停车。

他说：“我想就此分手了。”他向草棚方向点了一下头说：“这是我的一个宫殿，多好！周围有围墙，里面安了电灯。我常在这儿过夜，天亮的时候，在湖边钓鱼，甭提多美了。”

布拉塔什绕草棚走了一圈，向里面望望。

“干草发出一阵阵香味，要是我的话，很乐意在这儿过一夜。”

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把手表凑近眼前。

“十二点之前，大概是到不了谢尔皮里诺啦。”他沉默了一阵，两眼望着湖里，湖面上映照着的落日的余辉。“事前我也没有告诉他们今天要到那里。”

布拉塔什一听这话，好象事情已经定了似的，欢呼一声：“留下过夜罗！”

“那太好了！”杰尼斯·杰尼索维奇说着走进草棚，开了灯。“瞧，多好啊！请进吧！不，你们先瞧瞧！”

草棚确实弄得很好，非常宽敞，中间放着一条长桌，桌旁放着几把藤椅。一阵干草、烟火和腌黄瓜的气味扑鼻而来。

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微微一笑说：“好吧，看来你们把我说服了。”他用拳头使劲揉揉太阳穴。“脑袋疼得快裂开了，去吸吸新鲜空气，或许会好一点。”

老头子加宁说：“那是，简直象手到病除一样。”他把椅子放端正一点。“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会，我去会儿就来，只要一眨眼功夫……哪一晚我都少不了要做鱼汤，从湖里钓了不知多少鱼罗。”

杰尼斯·杰尼索维奇回来时，带着老伴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一起来了。随后，一堆篝火升起来。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坐在湖岸上，看着老头子加宁和布拉塔什在篝火旁忙碌。他的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了斯薇特兰娜的声音：“我恨您！”他当时怎么搞的，竟然下了车？归根结底，本来是可以绕过姆沙雷村的。他心里机械地重复着：“是啊，本来是可以绕道而走的嘛。”他不愿意承认，实际上他心里也是隐隐约约怀着一线希望，想看到斯薇特兰娜，哪怕见到一眼也好。“不，这统统都是胡说，我什么也没有想。不是小孩

了，干吗还要那样？那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又要在这个草棚里过夜呢？为什么不马上动身？……”

这些念头一直在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的脑海里萦绕，甚至当他已经回到草棚、坐在桌旁的时候，脑子里还想着这些念头。

瓦尔瓦拉是个又高又胖、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她把盛着鱼汤的盘子端上桌子的时候，自豪地说：“快尝尝吧，我做的鱼汤远近闻名。我知道做鱼汤的诀窍。”她听到门外有咳嗽声，不安地望了一眼老头子。“好象是阿尔卡季？”

索科洛夫脑子里一惊：“真是冤家路窄！”

小加宁走进草棚，嘴上浮起一丝来意不善的冷笑说：“给特邀的客人摆宴席呢！”

杰尼斯·杰尼索维奇以一种与其说是责备、还不如说是请求的口吻说：“阿尔卡季，别胡闹，趁汤还没凉，坐下吃吧。”

“坐下就坐下。我就跟作家坐一块好了，老朋友了嘛。瞧，这里还有一付餐具呢，妈妈，这是你给我准备的，还是自己用的？啊，鱼汤真香……”

布拉塔什好象很有同意地附和道：“鱼汤真不错。”同时，他看着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

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不时地瞟一眼索科洛夫，似乎在研究，从哪方面下手可以更狠地刺他一下。加宁那付令人艳羡的身材很象他父亲。他臂力非凡。这一点，从他那双毛茸茸的手臂和宽阔的肩膀上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只是因为现在

他常常酗酒，变得虚弱了。他举起酒杯说：“现在，首先让我们为最尊贵的首长的健康干一杯！阿纳托里·彼得洛维奇，你怎么啦？没看见还是怎么的？我等着同你碰杯呢……”

索科洛夫无精打采地碰了一下杯以后，马上把酒杯放到桌上。他皱皱眉头，用手指指胸口说：“这个马达有点故障。”

“好吧，好吧！爱惜你的马达去吧。象我现在这样的情况，就用不着对自己那么温情脉脉啦。”加宁故意猛的一口喝光了自己杯里的酒，大口大口地嚼起黄瓜来。他竭力避开他母亲那请求的眼光，用眼睛盯着布拉塔什，看他慢慢地喝干自己杯里的酒。有时，他甚至用毫不掩饰的仇视的眼光打量着布拉塔什。

布拉塔什身上有什么东西惹得他生气呢？这个作家的脑袋挺得很直，似乎随时都准备抵人家一下，头发好象是专门找自己熟悉的名手理的，即使排队等上三个小时也无所谓，或者，有时干脆不排队。嘴角老是带着一丝笑容——既不象是对你感到满意，也不象是有意嘲弄人。他身材匀称，样子挺机灵，看起来脾气很倔，可是手很巧。在火车上、轮船上或者徒步旅行时，这样的人往往不知不觉就慢慢开始驾驭别人，对人发号施令了。难怪大家称这种人为旅行家。如果这种人不是让加宁感到那么厚颜无耻和刚愎自用的话，那么一切都是不错的。可是真奇怪，有人就把这种刚愎自用看作是一种独立见解，据说，这样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价，有个性。

“无赖，真是无赖！我倒要叫他知道啥叫个性！”加宁想

道。然而，另一种念头马上就深深地刺痛了他：“你过去没有扳倒他，现在还能把他怎么样？”

草棚里忽然跑进来一个小女孩。她是加宁邻居家的孩子。她从裙子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折成四叠的纸条。

“给您信！……是斯薇特兰娜·尼古拉也夫娜给的。她说：你交给杰尼斯·杰尼索维奇……她自己……搭上顺路的车走了。我上你们家去过，没有人，就跑这儿来了。”

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两手一拍说：“我的天，她这是上哪儿去啊？”

杰尼斯·杰尼索维奇的浓眉紧张地抽动着，仿佛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这两条刷子般的怕人的眉毛阅读似的。他默默地看完信以后，整齐地把它叠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她悄悄告诉我，是为了免得叫我们大惊小怪。”

加宁伸手说：“给我……看看！”

“不是写给你的。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那就是真的没有。她上十年级学生的野营那儿去了。”

瓦尔瓦拉松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同孩子们在一起，她会回心转意的。”

阿尔卡季·杰尼索维奇站起来，他用两手护住自己脑袋，仿佛怕撞在草棚的柱子上。他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说：

“我去把这个疯女人找回来。”

索科洛夫又一次因为不能狠狠回敬加宁一下而产生了一